你怎么看王中军3.77亿买梵高？

◆ 宇佳

不同艺见

当地时间11月4日晚，纽约苏富比“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间拍卖举行。备受瞩目的梵高静物油画《雏菊与罂粟花》以61,765,000美元成交(约合3.77亿元人民币)。据悉，买家为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在国内艺术品市场经历了前些年的亿元天价之后整体回落的情况下，王中军在海外市场上花费近4亿元买一幅画，自然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议论。

匿名网友：如今内地市场要卖掉一件上亿元的拍品可谓难上加难，而中国买家却在世界的台上一掷千金。

匿名网友：隐约又见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之盛况。西洋油画是美元的载体，国画次之，偏属人民币的载体，个中差别有奥妙。

匿名网友：下一次登陆中国的将是“向日葵”吗？

朱高文(中画廊创始人)：中国确实需要件这样级别的作品了。

侯宁(独立财经观察家)：折腾吧，股市信誉没了就傻乐吧。

董国强(北京匡时董事长)：我上小学时，班里一个女同学穿着一条海外带来的紧绷着屁股的牛仔裤，老师和同学看她的眼神就像她没穿裤子一样，害得她课间跑回家换了条裤子。今天，王总花了六千万美元买了幅梵高，我看着网上各种评论，突然就想起小学的事情来了。

艺术头条 art：如果你有了大HOUSE，摆放无数的家具，不如挂幅名画。一个大HOUSE，挂了幅陈逸飞的画，马上感觉就不一样了。想一想，你如果挂的是仿制品，那又是种什么感觉？”

新浪证券：“华谊兄弟”老板不差钱！回顾此前媒体报道：华谊王中军称不卖股没法活：去年三个月套5亿元。

在国际艺术品拍卖市场花费上亿元购买一幅画，王中军并非第一人。一年之前，大连万达的董事长王健林花1.72亿元买下了毕加索的名作《两个小孩》。而据佳士得的统计，在2013年，中国买家在佳士得全球销售金额中贡献了22%，购买金额较2012年同期增长了62%。我们应该看到，除了传统的中国艺术品之外，中国藏家对于西方主流印象派以及当代艺术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在今年五月佳士得拍卖会上花费的金额高达3000万美元。

对于中国富豪们对西方艺术品的“痴狂”，许多人都将其与当年日本企业家在经济泡沫巅峰时期对于西方印象派追捧相提并论。其实，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些富豪的投资究竟是炫富，还是有其他目的，我们并不能马上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正如在本周举行的华人收藏家大会主题论坛上，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发出的呼吁：“华人的收藏家，要有一种世界的眼光，这种世界的眼光会给我们后代造福无穷。我们的前人由于种种局限，可能缺少这种眼光，或者虽然有这种眼光，但却没有能力。今天，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了。”王中军等新一代中国收藏家强势进入西方艺术品市场，买走了顶级的西方主流艺术品，至少说明我们的藏家已经逐渐开始有了世界的眼光，而不仅仅限于中国的艺术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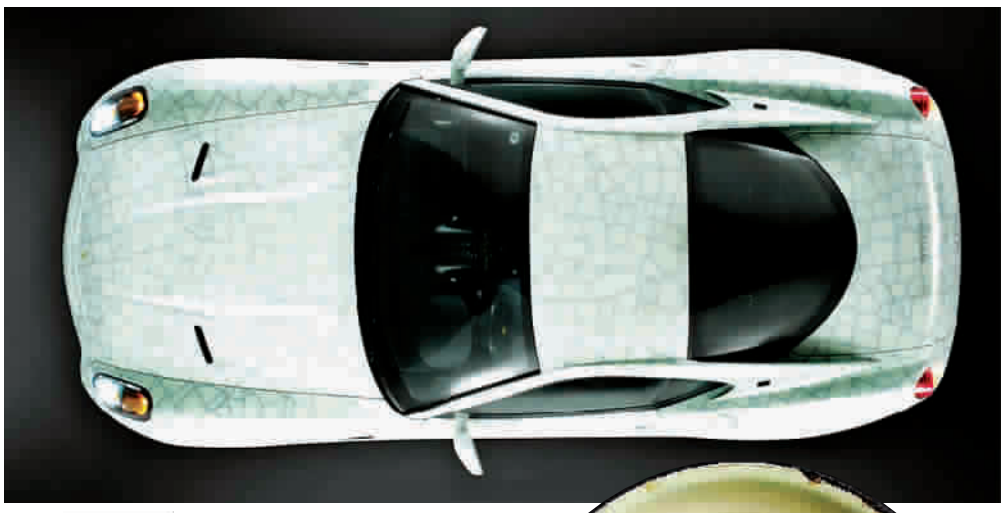
记得葛剑雄教授的演讲中曾经提到，中国古代的先辈，没有一种世界的观念，而只有一种天下的感念。上面是天，下面是天下，周围是四海。所以中国古人看世界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因为我们是天下之“中”，而周边都是蛮夷。这样对自己文化高度的自信，曾经是我们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动力，也曾经支持着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但这确实有局限，那就是看不到外界的文明，因此，我们失去了很多向外界文明长处学习的机会。实际上，相互之间的交流融合，才是最最重要的。

由此看来，当今的中国富豪们从海外市场买回西方顶级艺术品，我们也不应该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思维去看待，认为既然梵高的画作能够卖四亿元，那么中国名家的作品肯定是被低估了，而那些购买海外画作的中国藏家一定是崇洋媚外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藏家敢于在海外艺术品市场购回西方顶级艺术品，这是否意味着当今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也在逐渐发生改变呢？

传统笔墨能否跟上时尚脚步

◆ 杨羽



▶当代艺术家卢昊设计的中国哥窑版法拉利

艺语中的

近日，到沪上某女画家工作室参观，看到其正在为某知名化妆品品牌设计台历。一打听才知道，由于这家化妆品公司的老板非常喜欢她的作品，所以选择其中的12幅国画印在台历上，赠送给客户。

时尚和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亲密接触过：伊夫·圣·洛朗借用荷兰抽象艺术大师皮特·蒙德里安的名作《红黄蓝构图》设计出了举世闻名的蒙德里安裙，这也许是最早将艺术与时尚结合的成功典范；日本艺术家村上隆与著名奢侈品牌路易·威登的联手堪称经典，村上隆将小花、蘑菇、樱桃等绚烂多彩的图案印制在路易·威登的各类包包上，变换成不同的搭配；美国当代最知名的波普艺术家杰夫·昆斯与钟表品牌跨界合作，推出每块售价超过5万美元的腕表。

不仅是海外的当代艺术家，中国本土的当代艺术家也逐渐成为海外时尚品牌关注的对象。中国当代艺术家丁乙应邀为爱马仕设计名为“中国韵律”的丝巾、蔡国强与日本著名设计师三宅一生合作“爆炸时装”……

半个世纪以前，人们非但不认为奢侈品是一种艺术，还认为它是艺术的敌人。因为奢侈品要迎合的大众文化，与艺术强调的艺术家个性似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今天，两者的跨界却迸发出了最为耀眼的光环。今天，当代艺术与奢侈品的甜蜜联姻，使得我们更加关注传统笔墨能否跟上时尚脚步。

其实，国画与时尚的联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旅居英国逾57年的华裔女画家张倩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尝试将绘画生活实用化，好莱坞电影《苏丝黄的世界》布景的中国字画都出自她的手笔。她也替意大利纺织业设计中国图案，由迪奥(Christian Dior)公司采用，那种浅粉颜色的燕子梅花图案深受欧洲女性的喜爱。而已故海派著名画家张桂铭作品的图案也被印在丝巾上，还做成过表盘。沪上女画家鲍莺则和瑞士知名钟表品牌罗杰·杜彼举行过联展。

▲ 依据齐白石画作做成的茶盘

然而，相比当代艺术，传统国画的这一步还是迈得不够大，像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将国画印在台历上，还只能算是“伪合作”。

尽管时尚品牌十分热衷于与艺术家合作，但产品本身给艺术创作带来的限制，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这在国画领域就更加明显，这其实也给许多在国画领域苦苦探寻自身绘画道路的艺术家一个提醒：对于传统技法的泥古不化，很有可能会使得自己的画作落后于这个时代。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唐云、程十发、邵洛羊、叶露渊、李秋君、周炼霞等大师来到久新搪瓷厂，王个簃、俞子才、朱梅林等画家到益丰搪瓷厂，与工人打成一片，半天劳动、半天创作，画家们设计的精彩花样，使人耳目一新。那个年代，许多老画家面临的新问题是：传统笔墨如何适应现代题材。有人知难而退，有人杀出血路，并最终奠定了在海派画坛的地位。

如果说当年国画家们画搪瓷，让传统笔墨为广大老百姓所喜爱。那么，今天为了让传统书画作品为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喜爱，艺术家们还是应该跟上时尚的步伐，只不过当年画搪瓷，今天可能是画丝巾、画包包。

艺言堂

『学院派』与『民间派』的相处之道

◆ 张明华

文博界有所谓“学院派”与“民间派”，也有博物馆和收藏经营界“两道”一说。我置身所谓“学院派”的博物馆四十多年，深知双方历来就有互相瞧不起的偏执，但大都相安无事，不乏朋友、师生间的友好关系。不过，一幅苏东坡“功甫帖”，搅得双方剑拔弩张，互不买账，有的甚至祭出了“文革”式的刻毒语言，有的直接闹上了法庭。事发已经一年，至今余波不断，惊动海内外，社会氛围极不健康。我感到有必要说说自己的一些看法。

真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作为博物馆的一员，不想、也没有必要去列举博物馆的专家要比民间的多多少，强多少，去与“民间派”一较高低；更无必要莫名其妙地去唱衰“民间派”。民间藏龙卧虎无人否认，但全国那么多庞大复杂、“国之瑰宝”集粹的博物馆机构，居然是靠一批无能之辈维持在那里，同样难以想象！《博物馆鉴定家为何越来越弱？》的作者希望博物馆能吸纳民间专家的提议，是个不错的主意。目前，尽管博物馆的人才制度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欠缺，但博物馆正规的录用渠道比较畅通，自身的培养机制尚且有效，民间特长人才的吸纳，早已通过多次知识竞赛、综合考核，择优录用，发挥着有目共睹的能量。作者应该知道，他所在的上海，不少出色的、知名的博物馆在职专家，就是从民间选拔出来的。

文物鉴定，确实深奥繁难，古代就留下了不少真假难辨的伪作、仿品。当今，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奸商、犯罪分子以匪夷所思、瞬息万变、几可乱真、防不胜防的作伪手段，把文物市场搅得赝品泛滥，由此也对文物鉴定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不要说学术派与民间派，即使在自身派别之内，文物鉴定引起的矛盾也会发生。文博界经常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就是不同观点交流、交锋的文明平台。几年前盛传有幅古画，在京沪两位如雷贯耳的书画鉴定大师面前，结论截然相反，真伪两重天。吴冠中先生在世时，有幅被他亲自否定的用他签名的油画，拍卖行照样不买账，不但打赢了官司，而且被当作真品成功交易……我们如何面对？很复杂，我不曾仔细梳理过。

我热衷于古玉研究，偏重学术性。早年，在市场上交过学费，失过面子，让我痛下决心，虚心求教，潜心研究，结合自己的考古专长，取得了一些实战经验和学术成果。与此同时，在与所谓的民间派的接触中，也取得了一些与他们和谐相处的技巧，特别是牵涉到市场上的文物，我感觉千万不能逞能示强，怕被人看低而轻率表态。因为既为文物，它们的价钱都不会是小数目（有几房间假古董的藏家不在少数），稍有疏忽，极易伤了人家的自尊，有的直接会引起人际、经济、法律上的矛盾或冲突。有些实在无法回避的表态，也最好采用旁敲侧击，隐隐暗示的方式。当然，同行老朋友之间则另当别论。

我可以为了一件玉器、一个观点、一个文化现象，连发多篇针锋相对的商榷文章。上海有一批红山玉器痴迷者，他们由画家、企业家、离休干部等组成，其中不乏能说会道者，有的还出版过几本专著。但凭我的经验，被他们视若珍宝的收藏，大部分是新近的仿品。而他们却不以为然，可以和我滔滔不绝地辩论一番，甚至特邀我和他们一起做央视红山玉器的专题节目，与他们的观点大唱反调。有的还很谦虚，邀我常来常往，帮他们敲敲木鱼(意指经常提醒、提示)，我当面戏称他们都是铁木鱼，敲不动。这种身份上、观点上似乎水火不相容的关系，没有影响到我们能够成为各持己见，相互宽容，共同提高的好朋友。我想，这是一种缘分，是一种应该具备的豁达的态度。

事实上，不同观点，不同结论的出现不可能完全杜绝，有些可以慢慢地化解、渐渐地统一，有些则是永远的悬案，千万不可急功近利。我们要以求是求实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心平气和地面对，孜孜不倦地探索，扬长避短地发挥。至于个别心怀不轨、利欲熏心的害群之马，我们必须从道德上严加谴责、从行政上严加约束，从法规上严加制衡。